

最近一段时间的人间之里，村民们十分苦恼于不知何人所为的犯罪行为
一些起早贪黑的商贩们，本想着将辛苦钱锁进木箱便能安睡，却不曾想连铁锁也挡不住黑手。每当清晨醒来，只见箱上的铁索被人撬开，积蓄多时的血汗钱早已不知所踪
而靠屠宰为生的商贩也没能幸免，辛苦养大的鸡鸭牛羊还没来得及宰杀放到市场上贩卖，就遭到不明人士的偷猎

而且，不只是做生意的人，几乎整个人间之里村民都有被人盗窃的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多起家畜盗窃案的现场，村民们在泥泞的地面上发现了两组特殊的鞋印：一组是尺码较大的女性拖鞋痕迹，另一组则是尺寸异常小巧的木屐印迹。这些发现让村民们确信，这两位作案者很可能都是来自人间之里外的女性

曾经，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是天狗报纸上那些夸大其词的奇闻轶事。可如今，村子里的各处，都能听到人们咬牙切齿的议论，那些内容几乎全是如何严惩那两个胆大包天的盗贼

"这些该死的贼骨头！以前人间之里夜不闭户，大家都太平无事，现在倒好，家家户户都得提心吊胆过日子！"

"让咱们守卫队天天熬夜巡逻，这俩贼娘们最好别落到我们手里！等抓到了有她们好受的！"

"是啊，特别是唯一的线索还是鞋印这点真的让人很不爽！好像对自己的脚很自信一样，穿个破拖鞋、木屐就敢来偷我辛苦赚到的钱？等抓到后，老子非把她们锁在足枷挠痒到她们死去活来不可！"

"要我说，既然她们那么喜欢偷盗，而且对自己的脚很自信，再加上她们还光顾了我的农舍，不如往她们脚上抹蜂蜜，让我养的那几头牛用带倒刺的舌头好好伺候她们那双【总爱往别人家跑的贼脚】！一定会舔得她们又痒又难受，哭着后悔偷盗我们的东西！"

"那就那么定了，接下来咱们加强巡逻，若是抓到了她们，一定要村子里公开挠痒处刑这两毛贼！"

此刻的村民们浑然不知，他们咬牙切齿要惩罚的两位"毛贼"，此刻正在不远处的树梢上偷偷观望，其中一位还把村民们的诅咒当作有趣的音乐呢

"诶呀呀~听听那些愚蠢村民的哀嚎，说什么要把我们抓住挠脚心？真是令人愉悦的妄想呢，但到头来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啦~"

天邪鬼慵懒地倚坐在树上，看着昨夜从村民家中"借来"的苹果，随后咬了下去
"——果然，从愚昧村民那里'借'来的果实，才是最甜美的~"

"可是正邪，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那些粮食也好，财富也好，可都是村民们辛苦劳作的成果啊....."

"唉~我亲爱的公主大人又在悲天悯人了呢~"
正邪咀嚼着口中的果肉，随后将苹果核丢掉
"这些被幻想乡陈规束缚的愚民，心甘情愿的被圈养在他们所认为的【安全的羊圈】，不去思考着真正的自由的话，被我们剪羊毛也是应该的嘛"

"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真被逮到了..."
随后正邪坏笑盯着针妙丸那可爱的脚丫，露出狡黠的笑容说到

"那群暴民肯定会用最残忍的痒刑招待我们呢~特别是我们这位...之前被我稍微碰一下脚心都会笑到流泪的~公主·殿下~"

回想起之前被正邪挠痒的场景，针妙丸当然知道自己的脚有多怕痒，一想到如果事情败露后的场景，自己被牢牢固定在刑架上，而一群愤怒的村民正拿着各种可怕的工具逼近她娇小的

脚丫——

"呜....."

看着满脸不安的针妙丸，正邪凑近，温柔的摸了摸她的头

"嗯，公主殿下安心好了，这次的报复也该结束了，毕竟那些愚民已经打算布下天罗地网了...现在自投罗网可就不好玩了~"

"不过嘛...我们可以转换一下目标，就比如那个总爱多管闲事的红白巫女，还有她那个爱凑热闹的黑白跟班...."

"诶？那我们也要去偷她们家的东西吗？"

"呵呵...对待被圈养的愚民才用那种小打小闹的把戏，对付这两个'维护秩序'的走狗...当然要准备更特别的'惊喜'啊！"

想到上次辉针城异变被阻止，败北的屈辱感再度涌上心头。但很快，这份不快就被新的期待所取代——

"哼哼哼.....一想到那两个混账不爽的脸就让我倍感愉悦呢~不过...这件事情可不能像对付村民一样，要好好筹划才行。先从那个讨厌的红白开始..."

"就让我们...好好观察这位巫女大人的作息规律吧——"

(上午，博丽神社内)

"最近村里闹得沸沸扬扬的盗窃案，你这位博丽巫女就打算这么躺着吃零食不管吗....."

先代的巫女倚在门框上，看着瘫在榻榻米上，吹着风扇，大快朵颐米饼和热茶的灵梦，无奈地叹了口气。

符卡规则确立后的和平年代，让现在的巫女只需应对"异变"级别的危机——但这份安宁似乎也让这孩子变得过分懈怠了

"唉，老妈你操心过头啦~"

灵梦舔掉粘在嘴角的米饼碎屑，懒洋洋地翻了个身

"博丽巫女的职责是调停人类与妖怪妖之间的斗争。现在连作案的是人是妖都搞不清楚，我贸然出手反而会打破平衡吧？"

随后继续咬下一块米饼，喝下热茶解腻

"等正确认是妖怪作乱，那我会出手的，至于现在嘛...就让我享受这难得的清闲时光咯~老妈你不要来点米饼？"

先代叉着腰，无奈地摇头

"唉，你这孩子，这么一点危机感都没有的，让那些普通的人类村民来查案，怕是要查到下个

世纪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没办法吧？总之老妈你别管那么——”

灵梦正打算在点心篮里拿新的米饼，突然手中一空——先代不知何时已来到身旁，利落地将点心篮提到半空。

“今天下午，”先代的声音不容置疑，“跟我去人间之里调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好晚上露米娅要来咱们家吃晚饭，顺便把食材也一同买了。”

“——欸~~老妈你自己去不行么？这么热的天我实在不想出门啊~”

“没·得·商·量！”先代把点心篮举得更高

“今天阿妈就要让你明白，守护幻想乡可不只是解决异变那么简单！”

“唉，行吧行吧~总之先把米饼还给我，下午我陪你出去就是了”

下午，将房门锁上后，先代和灵梦走向人间之里，而躲藏在草丛中的正邪和针妙丸也找到了合适的时机，待到两人走后，立马奔向房门前

“哼，不愧是博丽的巫女，房门的锁可比那些笨蛋村民的高级多了，如果直接撬锁那肯定是撬不开的——”

“但是，在行动开始前，我特地在黑市买了个永远亭产的药剂，好像是叫【永琳的巧手药剂】啥的，有了这个这个锁就很好撬开了~”

喝下药剂后，本来极难撬开的锁三两下就被完全打开了

正邪优雅地推开门扉，做出邀请手势对着针妙丸说到：“请进吧，公主殿下，既然您曾以‘囚犯’的身份造访过这里...不如就请您带路，好好参观下这位巫女大人的...私人珍藏室？”

（与此同时，刚到人间之里的博丽二人）

“总之先把要列表里的的食材买好，然后让菜摊老板帮忙留着...”先代正说着，突然僵住，手停在空荡荡的袖袋里。

“怎么了？”灵梦咬着刚买的三色团子转过头

“那个...”先代露出窘迫的表情，“好像...把钱包落在神社了...”

“——哈啊？！”灵梦差点被团子噎住，“这种节骨眼上...老妈你该不会是把脑子也落在神社了吧.....”

“抱、抱歉嘛...”先代心虚地别过脸，“年纪大了记性总会...”

“唉——只是突然忘记了钱包而已，老妈你还年轻的很呢。”

灵梦长叹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我带的钱只够卖小吃的，总之我先飞回去拿钱包，老妈你趁这个时间去找村民打听下盗窃案的情况。”

随后，灵梦飞入空中，全速前往神社，当神社的鸟居映入眼帘时，灵梦突然急刹在空中——

“.....嗯？怎么回事，门我应该是锁上了，但为什么现在却打开了一条缝？难道说——”

拿出御币和灵符，灵梦静悄悄的靠近打开的房门，贼人的声音逐渐清晰——

随后，站在门口的灵梦终于看清了犯罪者的真面目



“搜了半天，这巫女存的钱还没她母亲存的十分之一多啊，想必平时肯定怠惰工作才导致没多少收入吧，真的寒酸的要死呢”

“嗯……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柜子里……啊！找到了！正邪你看，这是灵梦姐姐偶尔私下穿脚戒！”

“哦呀？连香火钱都拿不了几个的巫女，居然藏着这么精致的脚饰~”

正邪故意发出好似很羡慕灵梦有那么好看的脚戒，实际上是为了嘲讽这个巫女的奇怪癖好“该不会每天晚上…都会偷偷戴着这个自我欣赏吧？！”

“有些时候在灵梦姐姐睡着后我会发现她戴着这个，其实我也想试试看呢~”

“如果公主想要顺走，我也同意，但是不如这样，我们用万宝槌给这个戒指添加一些小小的“祝福”，比如下次如果她再穿上去，以后就必须光脚走路，如果穿鞋的话，每走一步都会像被千只蚂蚁啃咬脚心~让她不得不光着脚戴着她心爱的戒指，向所有人展示这个‘小爱好’！”

“唔…直接拿走好像也不错，但正邪的诅咒计划也好有趣…”她天真地歪着头，“到底该怎么选呢~~”

正邪邪笑着晃了晃万宝槌：“不如这样，用万宝槌复制一份戒指给公主，然后再给原本的下咒，这样无论选哪个都——”

——她们全然未觉，在她们身后，愤怒的灵梦正注视着一切

指间的灵符无声震颤，御币因握力过猛而微微弯曲，而她的呼吸却因为过于愤怒而轻得仿佛不存在

直到——

"真是稀客啊——"

——那如冰刃一般清冷的声音在神社内回响

"需要我给你们...泡杯茶吗?"



几天后，人间之里的广场中央。

正邪和针妙丸被牢牢固定在特制的足枷上，穿着拖鞋和木屐的双脚被完全拘束
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一圈，议论纷纷



"看啊，就是这两个小贼！"

"终于抓到她们了！接下来要让她们的付出代价！！"

"听说连博丽神社都敢偷...这下她们的好运气可算是到头了！"

“该死的巫女.....到头来居然把我们两个交给村民处理么？还真是”温柔“啊.....“

正邪虽然被束缚着，却依然桀骜不驯，嘴角挂着倔强的冷笑。但一旁的针妙丸则低着头，小小的身子微微发抖，脚趾不自觉地蜷缩着

“正.....正邪.....我害怕.....”

“不、不用担心的，公主殿下！再怎么，只、只是挠痒罢了~“

话虽那么说，但额角已经渗出的汗珠也暴露了，挠痒对于正邪来说也不算什么轻松能够克服的难关——

“那么首先，先从你这个臭脚天邪鬼开始吧——肯定是你这家伙教唆那个孩子也加入偷窃行列的！”



".....呜！"

当村民粗暴地扯下正邪的拖鞋时，所有人都愣住了——那双脚竟出人意料地秀气：纤细的足弓、圆润的脚趾，红润的脚底嫩肉在阳光下反射着因为恐惧而产生的汗水。然而这份美感转瞬即逝。随着热腾腾的汗气蒸腾而起，众人这才注意到其主人肯定不注重卫生，脚底上的泥垢和汗渍，汗蒸汽的喷涌，以及这极其肮脏的，已经印在凉鞋上的脚印，极其秀丽和肮脏下流居然能同时形容在同一双脚上，也是相当矛盾了

“啧啧，看看这汗脚，脏得不像话了~这汗臭味也很符合我对小偷的想法啊~“

“切.....“

正邪不爽的看着拿着她拖鞋的村民，以往她是很喜欢拿自己的脏脚来侮辱别人的，但是现在怎么看这都是很尴尬的场景，自己用来侮辱别人的脚却成了别人羞辱自己的东西



“那么小偷的味道，让我再仔细闻闻？”

拿着拖鞋的村民戏谑地将正邪的拖鞋凑到鼻前，深深的吸入天邪鬼在这拖鞋上留下的体味，虽然汗味仍然严重，但仔细一闻还是能闻到些许属于少女的体香——

"汗臭里居然还藏着点体香呢？可惜啊..."

村民露出嫌恶的表情说到，"再香的姑娘，沾上贼性也只会发臭！"

“嘲.....你这.....变态...！”

正邪难堪地看着这一幕，自己可以说出自己的脚很脏很臭，并且强迫别人来吸入，但是当别人主动去闻的时候，她的反应却和一般的少女别无二致，尴尬的场景让正邪的脚趾在足枷里难堪地扭动着

“哦？之前不是挺爱显摆这双臭脚的吗？我以为小贼都会对脚臭很自信呢，结果还不是和正常人一样，被说了还是会害羞么？”

“.....哼”

"至于你这个小不点...虽然八成是被这坏家伙带坏的..."

粗糙的手指捏住了针妙丸小巧的木屐，然后木屐被突然扯下——

"...但不好好惩罚的话...可是会学不乖的哦~"



与正邪那双污浊的但又性感的矛盾汗脚形成鲜明对比，针妙丸的小脚丫显得格外洁净可爱。

那双小脚丫如同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蜷缩着的圆润的脚趾像珍珠般整齐排列，粉嫩的脚底嫩肉透着健康的红晕。虽然木屐上也印着淡淡的印记，但比起正邪那污秽下流的脚印，简直就像孩童在沙滩上留下的浅痕——

而且，从脚上的干净程度来看，小人族的公主显然很注重仪容，脚底几乎看不到什么污垢，只有几处浅浅的纹路里藏着些许细沙，因为恐惧而微微沁出的汗珠让那双脚看起来如此娇嫩柔软——

“那个...请原谅我和正邪吧...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才去做那些事情的，真的没有恶意的！”

“嗯，本质上还是个好孩子呢，果然是被这个臭脚小偷带坏了——”

说着，那个村民凑近了针妙丸的木屐



木屐飘来针妙丸身体的香味，混合着青草的芳香以及些许泥土的气息，即便以最挑剔的眼光来看，这双小巧的木屐也干净得令人意外——

二话不说，村民将舌头伸向了带有淡淡脚印的木屐——

"——呀啊！！不、不要...那里很脏的...！！"

"啧...！这家伙！！"

显然，村民们要侮辱的并不只是带头的天邪鬼，而作为共犯的小人族公主也必须要受到羞辱惩罚

思维虽然被天邪鬼略微带歪，但是仍然保持着正常人的三观的针妙丸也清楚，这不是正常人会做出的事情，针妙丸能清晰地感受到，围观村民们的目光中混杂着不只是对正义审判的渴望，更有某种令她毛骨悚然的、近乎病态的兴奋——

这时，维持秩序的守卫上前一步，高声道：

“好了，戏弄的环节到此为止！接下我来说明一下博丽的巫女所要求的惩罚规则——其实也很简单，不要在肉体上伤害到她们，其他怎么样都没问题！”

“那我们一开始说好的挠痒惩罚不就刚好满足这个条件么！”

“是的，所以接下来大伙可以上手开始惩罚这两个毛贼了，那么——”

"——开始行刑！”



人群蜂拥而至，其中就有几个熟悉的面孔，那是正邪和针妙丸经常“光顾”的商贩
人们用那恶意中夹杂着病态兴奋的眼神死死盯着这两双脚丫，手指在空气中灵活的滑动着，
——那份尚未降临在痒肉的触感，却已经通过二人的视觉神经直窜脚底

“呜...别、别过来...离我的脚远点啊...！”

正邪的脚趾死死蜷缩，脚丫蜷缩形成的嫩肉夹杂着灰尘和汗水，而这份尝试在村民眼里，反而让那布满细纹的脚底肌肤完全暴露，每一道褶皱都仿佛在邀请着惩罚的到来————显得这双臭脚变的更加的【欠挠】【欠刷】！

“不...我、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别碰我的脚...！”

与之相对的，针妙丸的脚丫停止了蜷缩，脚背紧贴在足枷上，试图最大限度拉远与危险的距离，但在她心中也想着“比起努力往后靠，蜷缩起来反而更能提供保护么？”

然而，无论她们如何挣扎，蜷缩也好，退缩也罢，结局早已注定。

她们只能在村民们的怒火和私欲之下
——在挣扎中，宣泄自己的悔恨与绝望



"———咋哈哈哈哈！！住、住手啊哈哈哈哈！！？？！"

村民的手指如攻城槌般撬开她蜷缩而产生的脚心嫩肉缝，毫不留情地刚蹭着最脆弱的敏感痒肉，指甲划过足弓的纹路，指腹碾压着每一寸软肉——精准地命中她最敏感的部位

"哈啊...哈啊...杀、杀了你们...！———嘻？！！？"

她在喘息的间隙挤出狠话，可紧接着又被新一轮的挠痒逼出凄厉的惨笑

"———不、不要了哈哈哈...会疯的...真的会疯的啊哈哈哈哈！！"

另一边，针妙丸的处境同样凄惨——

"哎呀哈哈哈哈！！对、对不起哈哈哈哈！！饶了我吧哈哈哈哈！！"

小人族公主的尖笑声几乎要刺破云霄，那双娇嫩的小脚丫在村民的指间疯狂扭动，对待正邪时的粗暴不同，村民们对这只"小可爱"采用了更精巧的折磨方式，手指重重碾过她那娇嫩的脚心窝，紧接着快速搔刮足弓的凹陷处，然后重新回到足跟，再次碾压到脚心，或者是更换更多敏感的部位——针妙丸粉嫩的脚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

"呜哇哈哈哈！！不、不要同时挠这么多地方哈哈哈！！"

她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小小的身子在足枷里剧烈挣扎——但是村民们反而更加兴奋！

"会、会坏掉的哈哈哈...真的知错了啊哈哈哈哈！！"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次两人都能感受到来自不同的人的挠痒，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不同，在这片扭曲的狂欢中，唯有那两双饱受挠痒折磨的脚丫，不断地诉说着最深刻的绝望——

"喂，你玩够那小不点了吧？该换我好好“疼爱”她了！——我可是准备了不少“玩具”呢！"

"呜哇...不要...不要——哈哈！！救命啊！！"

另一个守卫挤上前，恶狠狠地盯着正邪汗湿的脚底

"下一个轮到我来伺候这天邪鬼的臭脚！要不是她，我也不用天天熬夜巡逻！"

"混蛋...混蛋！给我住手啊哈哈...哈啊？！！"

两人悲惨的笑声似乎激发了村民们更扭曲的施虐欲，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公开处刑当中，而这场面引来了更多围观者，其中不乏举着相机的天狗记者。

"噢噢噢~~大新闻啊~！"

天狗兴奋地调整着镜头，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完美角度

"——混蛋！混蛋哈哈哈哈！！你、你要是敢拍照！我就把你的毛全拔了！！！"

"都自身难保了还在这里说狠话，看来拍完照我也得来狠狠的调教调教你这双臭脚呢~"

无视天邪鬼的威胁，天狗找到完美的角度，咔咔几声，照片就这样完成了

记者满意地检视着画面："嗯~标题就叫..."

她突然眼睛一亮，"《脚丫大公开！盗窃犯的羞耻惩罚实录》！这期的文文新闻销量绝对要破纪录了~"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绝对不行啊！！！"

针妙丸的哭喊声都变了调，"正邪...快阻止她哈哈！！太丢人了啊啊啊啊哈哈？！"

"哈啊.....你这、该死的乌鸦女.....哈哈哈哈哈？！"

"嘛，取好材后我也没啥事干，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翅膀上的羽毛，那我就用它来好好陪你玩玩怎么样~？"

"噫？！别、别用那玩意碰我的脚———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正邪的咒骂瞬间化为凄厉的惨笑，脚趾痉挛着张开，那一瞬间，天狗将羽毛塞入了她的脚趾缝，而后猛地向外一抽

刹那间，正邪爆发出了受刑以来最凄厉的狂笑———



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广场上终于恢复了些许宁静，只剩下正邪和针妙丸被孤零零地锁在足枷上。两人精疲力竭地垂着头，敏感的脚步终于获得片刻喘息

然而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沉重的蹄声打破

"哎呀呀~先前承蒙两位的“特别关照”了呢~"

农舍老板阴恻恻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只见他一手用绳牵着一对奶牛，另一手提着装满蜂蜜的木桶，脸上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

正邪猩红的瞳孔剧烈收缩，脑海中瞬间闪回村民们的议论：

"不如往她们脚上抹蜂蜜..."

"让我养的那几头牛用带倒刺的舌头好好伺候她们那双【总爱往别人家跑的贼脚】！"

"保管舔得她们又痒又难受，哭着后悔偷盗我们的东西！"

"开...开什么玩笑..."

她干笑着，声音发颤

"哈...哈哈哈.....肯、肯定是巧合...嗯.....对，巧合！肯定只是凑巧牵着牛路过而已...！而蜂蜜.....一定是别人订的...！"

但当她看到老板开始捆绑住自己和针妙丸的脚趾的时候，最后一丝侥幸也粉碎了——



“从最初的几枚鸡蛋...然后是母鸡，绵羊，到后来的整头牛——这两双不安分的脚，可真是踏遍了我的农舍呢”

紧接着，他将两人的脚趾强行舒展开来，每一根趾头都绳子固定得笔直，确认根本无法蜷缩来保护脚底后，老板的声音突然染上一丝病态的狂热：

“所以啊，我很早就决定好了，如果抓到了这两个小偷，一定要像现在这样，把她们的脚趾舒展开然后强制拘束，看啊~这两双脚丫现在如同花儿一般舒展绽放呢——两朵盛开的“绝望之花“，只不过...普通的花儿产蜜...”

一边说着，农舍老板一边慢条斯理地搅动着木桶中的蜂蜜，粘稠的液体在毛刷上拉出细长的丝线，但在二人的眼里，这就是恐惧的具象化——

“而你们的贼脚...只会产出肮脏的脚汗和气味。”

“不.....不要.....”

“嗯，开始绝望了么？放心...等今天的“特别护理”结束后”
毛刷转向两人颤抖的脚丫
“我保证...你们这辈子看见农舍的栅栏都会发抖——”



农舍老板蹲下身，木桶中粘稠的蜂蜜粘在毛刷上，冰凉的刷头刚一触到脚心，正邪就低头抽搐起来

"呼————住手...啊啊啊啊...这、这种黏糊糊的...真恶心！"

鬃毛刷粗糙的触感混合着蜂蜜的粘腻，在足弓上拖出长长的痕迹，每一下都让她脚底的肌肉不自然地痉挛，刷子反复刮蹭着脚心，金黄的蜜液渐渐填满所有下流的嫩肉褶皱

转到针妙丸时，农舍老板故意放慢动作，刷尖在小巧的脚心上打着转，刮过她最敏感的足心凹陷，看着蜜浆在那片粉肤上缓缓流淌蜂蜜拉出晶莹的细丝

"呜...好黏...哈.....好奇怪的感觉...！

"哈哈，这可是上等的槐花蜜~看啊，远处那两头奶牛都有点等不及了呢~"

当最后一道蜂蜜涂完，两人的脚底已完全被金色覆盖，而接下来，老板将奶牛牵了过来



"哈啊...等、等等...！！"

正邪的声音开始发抖，她太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那些书本上记载的动物舔足刑，如今竟要亲身体验——

"救、救命！正邪！！快做点什么啊！！"

针妙丸的哭喊带着彻底的绝望，动物听不懂人类的求饶，它们只会用最温柔的舔舐，带来最残忍的折磨——

农舍老板牵着牛走来，随着距离的不断靠近，两头牛发出兴奋的哞叫

"哞~！！"

"看来不用我教它们怎么做呢~"老板故意松开一段绳子，牛头立刻又往前探了一些，温热的鼻息已经喷在了她们裸露的脚心上...

"可别想着休息哦~"他看了看边仍然满溢的蜜桶，"等这些全部用完...唔，少说也得舔个五六十次吧？"

"五、六十次.....？！"正邪的声音几乎崩溃，"你这疯子...这、绝对会...坏掉...会坏掉的啊！"

"普通人类或许会吧~但你们的身体肯定比人类结实多了，不是么？"

老板阴森地笑了

"只是.....【精·神·方·面】.....我可就不敢保证了哦？"

"哞~~~！！"

最后一个音节落下，麻绳"啪"地一声松开——



“—————？！？！？！？！？”

那不是普通的痒感——倒刺刮过敏感肌肤的每一寸纹理，而蜂蜜的黏腻让触感被无限放大

“嘻嘻啊啊啊啊救~~救~~哈哈~~~命啊？！？”

正邪的惨叫已经不成声，恐惧催生的脚汗成了搭配蜂蜜的最佳调味剂，奶牛尝到咸味后更加贪婪和兴奋，湿热的舌头像砂纸般来回打磨着她早已通红的脚底——这些牲畜本就需要盐分补充，此刻简直把这双汗脚当成了最好的盐砖

“呜哇啊啊啊哈哈...对、对不起...哈哈...我真的~~知道...哈哈...——知道错了~~！！！”

针妙丸的头猛地弹起，但却依旧无法挣脱足枷的束缚，也丝毫缓解不了脚心传来的地狱般的痒感，撕心裂肺的狂笑和绝望让她无暇顾及正邪，只能不停的向曾经实施犯罪的受害者道歉，然而奶牛却没有丝毫停下的迹象——

“噫—————！？脚趾缝不行！！脚趾缝不行啊哈哈？！至少让我蜷缩脚趾！！至少让我蜷缩保护那敏感的痒痒肉啊哈哈？！！！”

因为脚趾被完全舒展开来拘束，所以根本就做不到蜷缩脚丫来保护敏感部位，更要命的是，对于正邪来说，越是敏感的地方，汗液分泌得就越旺盛——而这里就是最敏感的部位

脚汗与蜂蜜混合，在牛舌的搅动下泛起细小的泡沫，正邪被完全拘束的脚趾只能痉挛抽搐，但这种行为却连一丝缓解都做不到——

“不行~~！！脚趾缝不行啊！！太犯规了啊哈哈哈哈哈？！！！”

另外一边，另一头照顾针妙丸的奶牛也察觉到了同伴的行为——脚趾缝似乎隐藏着更多的“咸味调味剂”，于是也将舌头伸入嫩肉缝隙当中

针妙丸的脚趾无意识地蜷缩又张开，却始终逃不开牛舌的追击
虽只是大脚趾和小脚趾被紧紧绑住，但却反而让中间的脚趾更加孤立无援
每一次微弱的挣扎都像主动迎上折磨，奶牛粗糙的舌头精准地钻入她脚趾间的嫩肉，倒刺刮蹭着最敏感的缝隙，黏腻的唾液混着蜂蜜——让每一次舔舐都带来加倍的痒感

她的脚趾越是挣扎，牛舌就越能捕捉到那些本应藏得更深的脆弱部位——

没过多久，脚上的蜂蜜已被舔舐殆尽，但两头奶牛却仍意犹未尽地继续舔弄着——粗糙的舌头反复刮蹭着二人因恐惧而不断渗出汗液脚心
尤其是天邪鬼的脚，脏尘已被舔舐干净，而那黏腻的脚汗混合着残留的蜜香，竟让牛舌舔得更加起劲——

“哎呀，其实不用蜂蜜应该也行吧？不过既然都准备好了...”
农舍老板慢悠悠地提起木桶走向正邪和针妙丸，紧接着又一波黏稠的蜂蜜涂在了两人已经通红的脚底——

“伊呀啊啊啊——？！”
针妙丸的尖叫声陡然拔高，“不...不要...又来？！求求你...真的不行了...！！”

老板充耳不闻，只是愉悦地看着奶牛重新埋下头
“现在才第二轮哦~”
他踢了踢木桶，里面还剩大半的蜂蜜晃动着，“我说过了吧？得用完【整整一桶】呢... 要坚持住哦，毕竟你们可是【妖怪】啊”

“那种事情.....！！”
——嘻啊哈哈不要再欺负我的脚趾缝了啊哈哈哈哈哈？！？！？”

就这样，刑架上的两朵“绝望之花”再次艳丽地绽放了
只不过滋养它们并非是土壤和泉水——而是香甜的蜂蜜和恐惧的脚汗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这扭曲的“花朵”盛放得更加，更加凄惨——



蜂蜜终于被舔舐殆尽，而人们也陆续再次聚集——

"哎呀呀，看看这可怜样~"

一个村民蹲下身，用手指戳了戳正邪红肿的脚心的软肉——

"嘻啊啊啊啊啊——？！！"

正邪的脚猛地痉挛，剧烈的麻痒伴随着手指的旋转而不断加深！

如今，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碰，也让她早已被折磨到极点的脚底条件反射地抽搐。

"嚯，这反映还真是激烈啊？还以为我们午休时你们能喘口气了，没想到被那农舍老板的奶牛'照顾'得更惨了呢？"

".....混蛋.....杀了你们.....绝对要像踩死虫子一样.....踩烂你们的脸....."

"哈啊.....啊啊.....不要.....救命....."

"都这副德行，这张嘴还是和脚一样的臭啊？看来是脚上的'教育'还不够深刻呢~居然还想用臭脚来报复我们么？"

村民拿出刷子，恶狠狠的盯着两人的脚丫

"这张嘴暂时洗不干净的话，就先把你的臭脚洗干净吧——"



"咔啊啊啊啊啊——住手！住手啊哈哈哈哈！！"

"嘻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沾满泡沫的硬毛刷在两人红肿的脚底来回刮擦，经过牛舌反复蹂躏的肌肤早已充血敏感，此刻每一根刷毛的刚蹭都像无数细小的针入侵神经，刺痒交加，脚趾拼命想要蜷缩，却被足枷死死固定，只能徒劳地痉挛着

两人的泪水混着鼻涕不断滴落，精致的脸蛋糊满泪痕，她们的尖叫哀嚎随着刷洗力度的不断用力而增大，但是村民的恶意却丝毫没有因为二人不断增加的惨状而有丝毫的退却，反而更加的兴奋扭曲

"——拖鞋！！拖鞋还给我啊哈哈哈哈哈哈！！不要再刷了啊哈哈？！？！？！"

"哈？连蜷缩脚趾都做不到的你居然还敢提出穿上拖鞋保护脚丫么？你们那双臭凉鞋现在正摆在村门口呢，让所有路过的人都看看，小偷的脚印长什么样！"

"怎么能...怎么能这样...啾呀哈哈！？！"

"全村人都去参观过了哦~"正在刷针妙丸脚丫的村民戏谑的对着她边说边刷
"你木屐里的小脚印，还有天邪鬼凉鞋里的汗渍...啧啧~你们那下流脚丫的印记，完全展露无遗了呢~"

"当然，在拘束之下，你们俩的敏感脚丫在我们面前根本就没有隐私而言就是了——"

.....

"正邪~正邪~"

针妙丸轻轻晃着身子，木屐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戳着地面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柴火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正邪往火堆里扔进一根枯枝，火星四溅

"唉..."她突然笑着叹气，用那标志性的戏谑表情，歪着头看着眼前的小人族公主
"明明上次被我骗得那么惨，居然还敢来找我合作？就算是以叛逆著称的天邪鬼看来，公主您也是个十足的怪人呢~"

"唔.....我是个很奇怪的人吗——"

"不过啊..."

正邪突然打断她，罕见地收起戏谑的表情

"虽然确实骗了您...但说实话....下克上失败的下场大多数都是很残酷的，所以我才会用谎言欺骗您，因为我不想公主殿下也遭受痛苦——"

"正邪....."

"不过既然您主动找上门来..."

正邪忽然展颜一笑，那笑容在火光中也依旧显得耀眼

"就说明我们的小公主，已经做好觉悟了呢~"

"嗯！！"

针妙丸猛地站起身，握紧她那小小的拳头说到：

"只要能创造弱者的乐园，就算要面对再多的失败——我也会和正邪一起抗争到底！！"

"哈哈！这才像话！"正邪大笑着揉了揉她的脑袋，

"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先从人间之里的无知村民开始吧~要让羊圈里的羊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得先让他们了解到虚假的【和平】才行呢~"

"而那些不愿意去做出改变的人，就属于这虚假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既然如此，我会像对待虫子那样，把他们狠狠的踩在我的脚下——"

"没错！我也要 and 正邪一样，把那些坏人狠狠的踩在我软乎乎脚下~！★"



“——好了，十分钟休息时间结束，接下来继续痒刑！”

守卫的喝令打断了短暂的喘息。正邪和针妙丸瘫在刑架上，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天晚上，畅谈着要颠覆幻想乡的秩序，为弱者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乐园。那时的豪言壮语，此刻却显得如此遥远。

“哈哈，下个轮到我，在山上开客栈，听客人说人间之里有两个脚丫特别怕痒的小偷现在可以免费挠痒，这回我可要好好看看她们有多敏感！”

二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梦想，都不是随口说说就能实现的，更何况她们要做的事情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不过，即使是妖怪，挠太久了脚底会疼吧？”

另一人说着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药瓶，“特意从永远亭买的特效药，能消除痛觉但保留痒感...在挠痒前先喂给她们喝吧~”

“哈哈，不错不错，接下来可以真正意义上的让两人的脚痒到连路都走不了了！”

但即使如此，二人也不会放弃，也许幻想乡腐朽秩序被颠覆的目标终归会在她们的努力下得以实现.....

即使——



“混、混蛋！！变态！！！！离我的脚远点啊啊啊啊啊——！！！！！”

“咕……呼……哈啊啊~~~~！！！！！”



“噫~~~！！ 咔哈啊啊啊啊啊啊——
！！！！”

“咕…… 咔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

————即使是要面对不曾想到的绝望地
狱，也必须要咬牙坚持下去